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品花寶鑒
第三十一回 解餘醒群花留夜月 綦舊感名士唱秋墳

話說華公子看到得意處，把酒來敬子雲諸人，合席只得滿飲了一杯，共贊聘才、子佩作得出神入妙，非尋常戲腳所能。少頃，二人下臺，子佩便指著文澤罵道：「你是不懂好歹的，我在臺上費力，你倒在那裡說長道短的批評我。」文澤極口叫冤道：「我何嘗批評你，你這般瞎挑眼？我與靜宜先生說閒話。」次賢道：「真是講閒話。況且你唱得如此絕妙，贊不住口，尚何評論之有？」華公子笑道：「我聽得他們說，你倒真像個閻婆惜。你若化了女身，也是個不安本分的。」子佩道：「好嗎！你們逼我上臺，又要取笑我。」徐子雲問聘才道：「魏兄這音律實在精妙，將來尚要請教，如閒時可到敝園走走。」聘才連連答應道：「晚生是無師傳授，都是聽會的，就是上臺也是頭一回。莫要見笑。」於是大家猜拳行令，鬧了一會，鐘上已到子正時候了。子雲道：「才到秋分，不應如此夜短。」次賢道：「亦覺久了，你試一人靜坐到此刻，頗不耐煩。」子雲道：「已交□五日的子時，到天明已快，請撤了席，止了戲，大家談談，天明我們也要散了。」張仲雨道：「此刻早已開城了，要走也可以走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忙什麼，到辰刻散不遲。」即吩咐撤席止戲，家人整頓茶具，泡好了香茗送來。子雲留心不見琴言，但見珊枝靠著屏風有些倦態。華公子查起琴言來，珊枝回道：「他身子不快，睡了。」原來琴言每逢熱鬧中便觸起他心事，就要傷心。又見馮子佩與聘才串戲，眼中頗瞧他們不起，轉托珊枝托病而去。

華公子又叫諸旦上來，不用衣帽，俱穿隨身便服，都令序齒坐在一邊，便道：「我知你們於戲曲之外，各有一長，或是詩詞，或是書畫，或是絲竹等技。今日與前次俱以戲酒耽擱，不能使你們一試所長。此刻尚早，會詩的，不妨吟幾句；會畫的，不妨畫幾筆，不必謙讓。」諸旦默默無言，子雲與文澤站起來道：「妙，妙！待我來分派。」即對著蕙芳道：「媚香是長於詩的，瑤卿是長於丹青的，靜芳是長於舞劍的，香晚是長於書法的，佩仙是長於填詞的，蕊香是長於猜謎詼諧的，瘦香是長於品簫的，小梅是長於吹笙的。可惜玉儂又病了，他倒會一套《平沙落雁》。」華公子便命叫他起來，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來。家人把些筆硯樂器都搬了出來，分擺在各處。次賢道：「我來點將：先點玉儂與瘦香把簫箏和起來；再點瑤卿畫一幅，媚香、香晚、佩仙對景吟詩，題在上面；再點珊枝與小梅笙、琵琶競奏；再點蕊香猜幾個燈謎，說個笑話；末點靜芳舞劍，溜亮風生，亦可知漁陽參過矣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眾皆稱好，諸旦依次而行。

琴言不得已，雙鎖蛾眉，把弦和起來。這邊漱芳依譜吹簫。

琴言一來心神不佳，而且手生，生生澀澀的彈了一套《平沙》。

洞簫倒吹得和平。華公子搖搖頭道：「琴聲不佳，簫聲倒好。」子雲道：「琴本難學，也還虧他。」次賢道：「想你不長彈，生疏了。」琴言道：「有半年不學了，方才第四段第三句幾乎想不出來。瘦香的簫，比從前更好了。」漱芳道：「我是向老師課學。靜宜先生隔三日必教我一吹，所以不生。」琴言默然，撫今追昔，頗覺感慨，幾乎落下淚來，只得退後站了。次賢、子雲亦頗惻然憐念。

這邊袁寶珠攤了一幅絹在畫案上，左右凝思，畫些什麼呢？

想了好一回，不得主意。蕙芳、素蘭立在面前低低的問道：「你畫什麼？我們好先定主意，打起腹稿來。」寶珠正想不出頭路，便扯著他們走到欄前，商量畫些什麼才好，限時刻的，又不能用工筆。若寫幾筆蘭竹也不合景。蕙芳道：「我想了一個題目在這裡，但不知合你的意否？依我只須畫一個小手卷，用黑筆寫三兩處樓臺，加些叢林修竹。遠近佈置，上面畫一個月，用花青水烘他幾片彩雲煙霧，便是今日的光景，題為『良宵風月圖』何如？」寶珠聽了，心中大喜，背著人作了一個揖，便入座，放大了膽，三分工，七分寫，用王麓臺法，揮灑起來。

次賢與諸人不便來看，又恐怕他畫壞了。次賢遠遠留心，覺得下筆甚快，毫無拘束，已覺面有喜色。

那邊蕙芳等三人擠在一處。只見李玉林俯首凝思，素蘭把串香珠數個不了，蕙芳只管看著寶珠落筆，尚暗暗的指點他。

不到半個時辰，已經畫完，成了二尺餘長一個小橫幅。華公子與子雲等走近來，贊不絕口。華公子看了甚是歡喜，大贊道：

「卻實在虧他，怎麼能夠如此。無怪乎近來個個說他們的才貌，正是羞死從前那一班愛錢的相公了。」次賢又替他略略的潤色了幾處，竟成一幅好畫。華公子即問蕙芳道：「你們題的想是有了？」蕙芳道：「有是有了，只是不好。」便站在桌邊，找了一張箋紙，寫了一首七絕。華公子念道：良宵燈月賞秋光，絲竹紛紛鬥兩廂。我道嫦娥畏岑寂，遣風吹送上華堂。華公子念罷，拍案叫絕，次賢、文澤、子雲俱絕口稱妙，說道：「你們鬧了一天，被他只用二□八個字，非特說盡，而且有餘，我輩反不能如此。」華公子又念了兩遍，只是贊歎。

文澤道：「好是極好了，第三句還要斟酌幾個字。」蕙芳道：「就請一改。」文澤道：「可改作『想是嫦娥怕孤寂』，詩意較淡遠些。」大家都說改的極好。仲雨、聘才暗暗吃驚，不料他們個個如此，向來疑他們有代筆，今日面試，是的確無疑了。惟馮子佩也不來看，桌子上放有一大盤桂花，他便撮了一把，問書童討了一條紅線，自己捏著這一頭，叫書童捏著那一頭，一朵一朵的堆在線上，頃刻結成了一個大花球。手中輕輕的拋了幾拋，走過來掛在華公子衣襟上。華公子取下聞了一聞，笑道：「你辛辛苦苦的結成，你自己受用罷。」子佩接了，又到那邊弄琵琶去了。素蘭、玉林也都寫出來。先看素蘭的是：滿泛金樽玉液濃，秋光和靄似春容。嫦娥宮殿層層啟，照澈珠簾□二重。

華公子一樣贊好，道：「工力悉敵，竟是元、白同時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也要改兩字。第三句嫦娥二字，與前首相同，不若改作『廣寒宮殿層層啟』，不好麼？」素蘭道：「果然改得好。」始而子雲恐素蘭不及蕙芳，及到此刻才放了心。再看玉林的填詞，填的《一痕沙》小令，看詞是：嬌舞酣歌深院，繡幕錦屏香軟。珠履客三千，集群賢。月若有情留住，人若有情休去。

莫聽曉雞鳴，亂啼聲。看者都是滿面笑容，越發說好，道：「真是柔情香口，紙上如生，能不令人愛煞也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實在極好，但我要換幾字：『集群賢』換作『會群仙』，亂啼聲『換作』只三更』，可好麼？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好。」次賢叫他們快些寫上，蕙芳、玉林都要素蘭代寫，華公子不依，只得各自寫了。大家又賞歎一回，於是靜坐，聽珊枝的琵琶與春喜的笙。珊枝斜坐著撥動檀槽，只見指法如雨灑芭蕉，聲韻如灘頭流水，滿懷春色，繞亂一堂。加之笙韻高低，聲聲應和。聽得人人色舞眉飛，四肢愉快。彈了《月兒高》一套，大家也贊了一回。

吹彈過了，要桂保的詩謎來了。桂保道：「是人給我猜，還是我給人猜呢？」華公子道：「我給你猜。」隨口念道：「碧紋淺笑起參差，今歲春來已較遲。我道灞橋詩思少，不如赤壁夜遊時。」桂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公子說的，是風花雪月四樣，真作得好。」華公子道：「真心靈，一猜就著。」馮子佩道：「我說一個你猜：未用時千包萬裹，到用時粉身碎骨。誰知一肚黑心肝，也能攬上雲霄裡。」桂保笑道：「這是爆竹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樣不通謎子也要人猜。」子佩道：「何以見得不通？」華公子笑道：「爆竹自然要他響，你這放不響的爆竹要他何用？」眾人笑了。聘才道：「我也說個不通謎子請教，你猜猜。」念道：「驚天動地怒如雷，一去誰知不復來。比似疆場發浩歎，古人征戰幾時回。」桂保笑道：「也是爆竹。」張仲雨道：「方才嫌子佩的不響，所以他第一句就從響字作出來。」此時曉風飄飄，晨鐘已鳴，東方發白，華公子即催蘭保舞劍。蘭保紮起雙袖，掣出青鋒，先展個門戶，卻也抑揚頓挫，滿眼生光，到後來竟是一道寒光，連人也看不見了。大家痛贊了一陣。蘭保舞完，已是紅霞滿天，朝曦欲上。今日是中秋，各人未免俱各有事，都告辭起身。華公子不便再留，整衣送客。

子雲等又將零星玩物，分賞眾旦畢，各人同散，華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。惟馮子佩困乏已甚，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，聘才也自歸房，華公子吩咐書童好好伺候馮子佩，一面也進內室。

諸且約齊出城，且按下不題。

□五日一日過了。到了□六日，王恂、顏仲清約了史南湘來望子玉。子玉自七月中病好，調養了二□八日，已經強健。

知琴言身落華府，不可復出，大有看破紅塵之念，歌場舞席，絕不與聞，惟獨坐一室，茗碗香爐，周旋其間。名為看破，其實情懷未斷，猶時一念及，涕淚漣漣，不能自解。□五日到王文輝家一走，王恂、仲清約定明日午刻去望田春航、高品。子玉已吃過了早飯，在書房等候。不多一會，史、顏諸人已到，南湘坐了，與子玉敘談。仲清、王恂先進內室，見了顏夫人，略坐一坐即出來。喝了一杯茶，即催子玉同走。

外間已套上車，子玉也不換衣服，雲兒恐怕寒冷，包上了幾件棉衣。上了車，來到春航、高品寓處一問，都已回寓，遂同下車進內，一直走到裡面。只聽高品一片笑聲，夾著些燕語鶯聲在內。到春航齋中，見蘇蕙芳、李玉林在內。高品、春航見了四人進來，不勝歡喜，讓坐了，蘇、李二相公也都見了。

略談了幾句，仲清便問闈中的事。春航、高品多屬得意。仲清道：「湘帆的文章請教過了，是一定得意的。卓然的文章，快拿出來看看，想來定有出人頭地的好處。」高品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不必看他。」王恂道：「什麼話！就不好也要看看。」南湘道：「這三道題，卓然一定見長，就不看也不妨。」子玉道：「到底看看怎樣。據我愚見卻有幾樣作法，注疏上有可依，有不可依的。」高品道：「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，不成一字，到晚隨手亂寫，完了卷就算帳。首藝雖有草稿，也不知團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」即到自己房裡尋了出來。眾人看了一遍，連詩稿也在上面。南湘看了一半，即不看了。王恂道：「作卻作得超妙，太短些，看來不過四百餘字。」子玉道：「筆老格高，此等文場中是少有的。」高品對子玉點點頭道：「爽香還有點眼力。」仲清道：「卓然據你論，這篇文章怎樣？你說句良心話。」高品道：「說好也使得，說不好也使得。橫豎場中不論文，中也不算僥倖，不中也不算抱屈。」仲清又問南湘道：「你看湘帆何如？」南湘道：「我看湘帆必定中魁，卓然的或遇見那荒疏的房考，或者倒中元也論不得的。」仲清搖頭不語，高品取過文稿，扯碎了道：「得失自有一定，不必論他，談談別樣罷，大約我總中一個給你看看。」諸人遂各無言，當是高品氣忿了，各說閒話。

蕙芳說起前日在華府中，怎樣題詩畫畫等事，細述了一遍，聽得眾人歡喜。又叫他們念出來，各人贊了一回，尤贊玉林的詞更為工妙。高品道：「強將之下自無弱兵。你們看佩仙之首詞，外邊那些頭巾紗帽作得出來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果然。就是華公子這幾個字也改得好。」又問了琴言幾句，玉林、蕙芳也細細說了，子玉又發起怔來。忽然高品的小使進來請他，說有客要會。高品即忙出去，有好一刻工夫尚不進來。南湘道：「什麼人這麼長談？」春航道：「近來卓然有些古怪，找他的不一而足，卻非尋常往來，都是俗陋不堪的人。前日我的小使見他的管家，拿了好幾封銀包進來，問他，他說不知誰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是了，卓然也窮極了，自然要作這個買賣。況且這篇文章是信手寫的，不然何至忙到如此。」南湘道：「不錯，你聽他說，總中一個給你們看，這話就明白了。」高品送了客去進來，大家住口。

蕙芳道：「難得你們諸公可巧全都在這裡，今日我作個東道，請你們何如？」王恂道：「甚好。」高品道：「相公不是要請分子？」蕙芳笑道：「被你猜著了，我真要請分子。」眾人當是頑話，都應允了。蕙芳命人到飯莊子上備了一桌菜來，眾家人相幫擺好，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。眾人詫異道：「媚香今日忽莊嚴如此，想來真要請分子麼？」蕙芳應道：「我早說過，幾時見相公的酒可是白喝的嗎？」大家一笑坐下。高品道：「可惜少了一客。」蕙芳問是少誰，高品道：「今日倒不可少潘三。」蕙芳啐了一聲，一連敬了幾杯酒，玉林也幫著敬酒，吃了幾樣菜。

蕙芳便在靴掖裡拿出幾頁紙來，像是寫的一篇文章，遞與首坐史南湘道：「竹君先生，我今日請分子就是為此。你看了，待我再說。」眾人不解，都湊近來看時，題目寫的是《香雪先生傳》。蕙芳又叫跟班的拿進一個小包，解開一並送上。諸人看是《香雪遺稿》，共兩本，詩文並列。南湘一句一句的念出，念完才曉得即是蕙芳教書教戲的業師，竟是個名士出身，因不第焚棄筆硯，入班教曲，生平著作甚富。蕙芳進京投，京如骨肉，所有才技，皆師所傳。已於某年月日病故，旅櫬無歸，暫寄停城南壽佛寺。今其寡妻弱子，訪尋而來，一路狼狽不堪，到京始知香雪已故多年。蕙芳知道了，即傾囊相助，得二百金，除盤費外，尚夠經理其家，並求蕭次賢畫像徵詩。其子元佐，年□三歲，貧不能入塾讀書，而天姿穎悟，過耳不忘。每到人家書塾聽書，默志在心，五經已熟一半。蕙芳的意思，欲浼諸名士或作詩，或作墓志，或作傳，以表揚潛德，闡發幽光，且以蓋其前愆，裕其後裔。諸人一面看，蕙芳一面講，講到傷心處，便嗚咽起來。眾人為之動容，一齊站起道：「此等高義，今人所難。我等自當盥沐敬書，表其萬一。且香雪有如此高弟令子，即落魄而死，亦無遺恨。」春航與子玉更覺贊歎不置。南湘道：「這篇傳你自己作的麼？」蕙芳道：「都是實話，就是少些文氣。」仲清道：「也好，請湘帆潤色潤色就好了。」即說道：「我與他作篇誄。」王恂道：「我作幾首輓詩罷。」南湘道：「我作墓志。」春航道：「把他的作了略節，我另作一篇傳如何？」蕙芳道：「更好，這原算略節，用不得的。」子玉道：「大文章你們都作了，我們作什麼呢？我只好作篇贊罷。」高品道：「贊也很好，我作篇祭文倒沉痛些。」仲清道：「我們何不約齊了他們幾個弟子，到黃昏人靜後去祭他一祭，並多湊些盤費給他何如？」春航等都說這更好了，蕙芳即叩頭謝了，慌得眾人齊來扶起。從此人人皆視蕙芳如畏友，連頑笑都不肯了。南湘道：「他定於何日起靈？」蕙芳道：「三□日子時，二□九日三更光景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這些文章倒要早早的作起來，刻成一集，刷印幾□本，交他帶回。其分金，各人量力而行。或者如度香、靜宜、前舟，也可叫他們出一分。」

我們約齊了，到二□九日夜二更，到彼一祭就結了，他們那些徒弟，媚香自去張羅罷。」眾人說道：「很好。」蕙芳道：「祭也可以不必，也不敢當。況廟宇窄小，也無容身之地，賜些筆墨已榮耀極了，何敢當再祭奠？且外面俗眼甚多，反為諸公添些物議。」南湘道：「這倒不妨，他也是士林中人，人也知道，且到那幾日再議。我看湘帆，似不能少此一舉，我輩附尾，亦無不可。」今日有蕙芳這一請，諸人動了惻隱之念，不能盡歡，到了初更，各自散了。

明日，南湘、仲清即致札與子雲、前舟諸人，數日後都送了些分金，並有幾首歌行。南湘、仲清看了，點過分金是：子雲二□四，文澤□六，次賢□二，共五□二兩。仲清道：「我們共有六分，每人八兩，共湊成一百兩也就夠了。」南湘道：「很夠了。」於是又致札眾人，兩三日間都要湊足。詩文共遺集，俱已發刻停妥，印刷一百部，用銀六□兩，蕙芳一人出了。

花部中曾受業於香雪者，現有四人：袁寶珠、王桂保、金漱芳、陸素蘭，或學畫，或學詩，皆為高弟，此四人也共湊百金，連蕙芳的共有四百金。母子二人並一老僕三人，僱舟由運河而回，也就極寬裕了。

到了二□八日，仲清又到南湘處商議明日之事，並說：「大約有幾個不願去的，庸庵畏首畏尾，防他嚴親知道，爽香更不消說了，那古廟裡三更半夜的，也不好叫他去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倒想著個主意。既是此舉，也不專為祭他，我們借此可以散步野遊，不如日間攜樽而往，一獻之後，即到錦秋墩、浩然亭上，與那些相公一敘，不很好嗎？」仲清道：「果然好，我未想到。如庸庵、爽香不來，我們四人罷了。」於是又回到春航處約定，即叫春航備了酒肴，於午刻在那裡等候。

南湘到了明日，即約仲清騎馬出城。到了壽佛寺門口下了馬，馬夫拴在一邊，已見五六輛車歇在那裡。進得門來，古剎荒涼，草深一尺，見馬騾在那裡吃草。頽垣敗井，佛像傾欹。

進了彌陀殿，尚不見一人。只見大雄寶殿，西邊坍了一角，風搖樹動，落葉成堆，淒涼已極。才見一人從殿後走出來。仲清認的是蕙芳的人，見了垂手站住。仲清問道：「他們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尚在後面，待小的引道。」走到殿後，西邊一個門內是一帶危樓，門窗全無。走過了才是三間小屋，堆滿靈柩，約有二三□具。見一柩前，有一小桌，點著香蠟，想就是了。

天井內東邊，又有一重小門，進了門有三四間小屋。春航、高品與蕙芳等都在其內，有一個老僧陪著。春航、蕙芳迎將出來。南湘道：「這麼個所在，陰慘怕人，怪不得有人不肯來。」蕙芳忙拖過條板凳放在上面，請他們坐了。仲清道：「人已齊了，就奠一奠，我們往錦秋墩去逛罷。」蕙芳即將祭筵就叫在那屋裡擺起來。蕙芳上香，素蘭奠酒，漱芳執壺，寶珠上菜，桂保焚紙，

春航、南湘、高品同行了一個禮，五旦連連叩頭代謝。

大家也都坐不住了，急忙的叫人收拾，給了和尚一吊錢，一齊走出廟來。南湘、仲清仍舊騎馬，餘人上車，從人挑著擔子，一徑往錦秋墩來。疏林黃葉，滿目蕭條。

約行一里有餘，已到了墩前。此墩巍然若山，上有梵宇，頂上建一大亭，名浩然亭，四圍遠眺，數十里城池村落，盡在目前，倒也有趣。春航道：「今日目擊荒涼，心殊難受。及到此處，覺得眼界一空。」高品道：「這個錦秋墩，我竟沒有到過，竹君想來是遊過的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是第一次。我因前日偶見前人有《題錦秋墩》詩，所以知道。大遠的路，誰到此間來？」仲清道：「其實也好。天天在熱鬧地方，也應冷落一回。」南湘道：「這個壽佛寺就冷落夠了。劍潭，你說惟清心者能叩寂，志淡者能探幽。那個廟裡，你敢住幾天麼？」仲清笑道：「若到此地位，也不得不往。晚間月明風靜，或者有些鬼狐來盤桓盤桓，也未嘗不佳。」高品道：「劍潭總喜作違心之論。」素蘭道：「我若是一個人，就是日裡也不敢進去。」桂保道：「那些棺材破爛的甚多，我看晚間只怕有鬼。」漱芳道：「虧那和尚只有一個徒弟，一個香火，竟不怕。若果真有鬼，和尚怎麼好好兒的呢？」蕙芳道：「你幾時見鬼吃過人？我前日聽那和尚說，每到陰風暗雨的時候，或是夜深，叫的叫，哭的哭，是常有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聽見怡園鬧鬼沒有？」蕙芳道：「沒有。」素蘭問道：「怎麼鬧鬼？」寶珠道：「看桂花廳一個小使叫春兒，愛吃果子，每逢賞花請客的果子，他撿了藏在一個罈子裡。那天晚間，有個大馬猴知道了，便來偷吃。春兒睡了，聽得滿地拋果子響，問又不答。拿燈出來，又照不見什麼。睡了又響，重又出來。那曉猴兒躲在一個熏籠裡。」

春兒拿了把刀，無心走到熏籠邊，那猴兒忙了站起來，頂著熏籠連攬帶跑出去了。春兒火也滅了，刀也掉了，神號鬼哭喊起鬼來。對門的青兒，跑出來剛撞著猴兒，毛絨絨的，一撲就栽倒了。鬧得多少人起來，只見地下一個大熏籠，都想不出什麼緣故。春兒說五尺多高一頭黃髮的鬼，青兒又說是青面獠牙的鬼，還伸開五指打他個嘴巴。倒議論了兩天。到第三天將晚的時候，看得那猴兒進來，又想偷果子吃，才明白了。不然，差不多鬧到上頭都知道了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蕙芳預備了兩桌蔬菜，四樣點心，就借廟中廚房作起來，九人於地下鋪上墊子，席地圍坐。春航與蕙芳相交了半年，久成道義之交，今復見其仗義疏財，深情感舊，愈加敬畏。再想起自己去年及春間的光景，竟至潦倒窮途，勢將溝壑。若非蕙芳成就，雖滿腹珠璣，也不能到今日。對西風之衰颯，愴秋景之蕭條，煙霏霏而欲雨，雲黯黯而常陰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淚落不已。眾人不解其故，獨蕙芳略知其故，亦已淚滿秋波。再經寶珠等一問，愈忍不住。念起從前落難光景，若非香雪提攜，早已□死八九了，到此不覺的放聲一哭，哭得眾人個個悲酸。

南湘心中發惡，便痛喝了一大碗酒，對著一帶遠山舒嘯起來，清風四起，林木為搖。高品道：「看你們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胸中都有如此塊壘，獨我高卓然胸中空洞洞，如無腸國民一般。」

孫登之嘯，不過形狂；阮籍之悲，亦云氣餒。古人登高作賦，感慨繫焉。我們今日聊且一吟何如？」南湘道：「好，你先起句。」高品道：「悲壯淋漓，莫如填首《賀新涼》，我得了起句在此。」即念道：世事君知否？古今來桑田滄海，不堪回首。高。只有詞人清興好，日日狂歌對酒。史。正秋在斷雲殘柳。

試馬郊原閒眺望，顏。問金臺可要麒麟走？魂已去，更誰守？

田。天涯我已飄零久。共晨昏，棋枰茗碗，二三良友。高。死者千秋長已矣，說甚名傳不朽。史。史塊壘填胸如斗。詩唱秋墳聊當哭，顏。聽鳴鳴擊破秦人缶。且一醉，莫□田。大家吟了一遍，哈哈大笑。天要下雨，遂無心久留，急忙收拾。南湘搭了蕙芳的車，仲清搭了素蘭的車，一路而回。到得家時，已蕭蕭疏疏落起細雨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